

自在就好

□孔祥秋



不抽烟，不酗酒，不喝茶。男人说，你这人白活；女人说，真是好男人。夸也好，损也罢，我都不在意。

这么说吧，人这一辈子，实在不容易，自己觉得自在就好。对于烟啊酒啊茶啊，我没有喜欢也没有讨厌。想一想，人若都一个生活模式，那实在太无趣也太无味了。大家还是尽量顺着自己的性子去生活，烟酒糖茶，喜欢什么就吃点什么喝点什么。

糖，对我来说可有可无，有，吃块也行，没有，也没想念。不过，记得有一次我突然心慌无力，旁边陌生人急忙给了两块糖，吃了，症状就消失了，那时我才知道自己是低血糖。原来糖的摄入量不足也不行，可我依然对糖没啥感觉，还是说说我的“三不好”吧。

先说烟，我的父亲当年是挺能抽烟的，可我没听母亲抱怨过什么。那时候奶奶还在，我们一家七口人的生活，就指着父亲一个人土里刨食。我常常趴在父亲的肩膀上，有呛人的烟味，但我喜欢。我希望长大后做个父亲那样有担当的人，也坐在门槛上，一边抽着烟，一边大声地咳嗽。可真说不上是什么原因，长大后，我和两个哥哥都不抽烟。

我原本有一个一年抽一支或几支烟的理由，那是与一个发小的相见。他在老家，所以我每次回去见到他，必然要一起抽一支烟，也就仅仅一支。我一直珍惜和喜欢这种味道。无奈这种情感还是断了，此后我再没抽过烟，只是偶尔将一支烟夹在指间，就这样烟不燃，心不动地发呆。

酒，九岁的时候我第一次喝就醉了，一边晕乎乎，一边哭，很丢脸的样子。所以，此后我不敢轻易动酒杯。后来我在城里打工，单位一月出一本小刊物，在邻县的印刷厂印刷，我经常要去校对定稿。到了饭点，印刷厂要略设小宴意思一下。席间，领导总是举杯相劝，可任凭他们怎么说，我始终没有举过一次酒杯。

时间长了，大家就默认了我滴酒不沾。再后来，印刷厂一行人回访我单位，在那场招待宴上，我的事被同事们说破了，印刷厂的几位领导大声嚷嚷：“好啊，小孔，三年，你竟然骗了我们三年。”我连忙捧着酒杯赔罪道：“喝酒要有酒德，我酒德不行，不敢给咱们惹麻烦。”

父亲酒量不大，却一辈子没有醉过。可以在大城市里谋钢，也能在小村庄里谋柴，如此进退有方，张弛有度，我永远做不到。在喝酒上，我感觉也难以像他那样能把握分寸，所以就慢慢戒了。

茶，放在最后说，因为我觉得茶值得以主角的说辞出场。我对茶很欣赏，真正爱茶的人绝非俗流，可对于我来说，茶，太过优雅。以我这性体，没有心情看茶叶在热水中云卷云舒，据说那水要80℃为好，我哪是这样精致的人。单位里有茶，客人来了，我就泡一壶招待他们，我自己则抱着盛满白开水的杯子，坐在一边，绝不是那茶不好，那可真是顶级的茉莉花茶。领导说，这茶是最适合办公室的茶，易出色出香，因为来往的人大都匆忙。

我不懂茶，但我认为可快泡或是可慢泡的茶，都不应该是喝的，而应该品。没有精致的心，品茶大抵是有些虚张声势，反正我不会装模作样地折腾自己。粗汤粗水半辈子了，我自认不是一个与茶有缘的人。

来，干一杯，真爽快；来，抽支烟，一下子就亲近了；来，喝盏茶，也就有了知音的感觉。其实，一切都好，随性就好，自在就好。但随性不是任性，自在不是放纵，凡事有度，才能各色各味各人各心。不要在热闹里凑热闹，要在散场后多想一想，才能知道我们要做什么，能做什么。或许，这也是很多人喜欢百花渐渐退去的四月的缘故。

窗外的杏树叶儿一片薄明，小杏儿已经有指头肚大小了，惹得我心尖儿痒痒地颤。

从蔬菜科技
中走过

□孟春

寿光，我的家乡
镌刻着弥水泅滩
以百花盛开的心抚开四季的眼睛
蔬菜科技博览会欢迎您

我俯身大地
以一树果的姿势为您期许着灿烂
我挺直腰身
以浩瀚的名义为您激荡起希望

您看，您看
蔬菜科技落地生根
人类的史册闪耀着王者桂冠的绚丽
光芒住下来
春天的呼唤收获金灿灿的秋天
我们的指尖在田野的拔节声里陶醉
我们的征途用一生负重一片土地的情义

勤劳流淌收获着四季
在这个人间四月天
无尽的豪情铺天盖地
跳跃着，呼唤着
每一刻祝福才凸出一个角，就涌成一片海
从今天起
我们一起打造丰硕的田亩
根连着根，五湖四海东南西北方
我们血脉相承涌动华夏江河

来吧，蔬菜科技博览会驻足您的渴望
智慧开天辟地
来吧，发展史诗源远流长
我们相印相通
我的守望地久天长
您的脚步安康富足

杨柳花开春归去

□王国梁

春末，杨絮、柳絮漫天飞舞，一场浩浩荡荡的季节更替拉开了帷幕。我觉得杨絮和柳絮是个矛盾体，集人们的喜爱与恼恨于一身，是无法让人忽略的存在。

严格来说，杨絮和柳絮是杨树和柳树的种子。杨絮和柳絮外形相似，都有白色的绒毛，轻飘飘地飞起来有铺天盖地的气势。人们习惯把杨絮和柳絮说成花，比如李白的诗句里有“杨花落尽子归啼”。它们确实如同小白花一样，一朵朵四处飞散。有人喜欢杨絮、柳絮飘飞的画面，觉得像浪漫的飞雪；有人讨厌杨絮、柳絮，因为“飞雪”带给人们很多麻烦。杨絮、柳絮容易引起人过敏，不小心吸入鼻孔会特别难受，很多人对它们避之不及。

正因为杨絮、柳絮有这样的“双重性格”，所以自古以来人们就对它们“爱恨交织”。唐代的韩愈在《晚春》中说：“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有人说，韩愈这是在说杨花榆荚也在为挽留春天起舞。我觉得诗人的口气中有鄙夷，杨花跟娇艳的百花是没法比的，它们赶来参加季节的交接仪式显得有点哗众取宠。还有诗这样写柳絮：“絮雪纷纷不自持，乱愁絮困满春晖。”柳絮像雪一样迎风而飞，乱纷纷把持不住自己，让人看了心绪纷乱。更有甚者，形容不自重的女性为“水性杨花”，可见人们对杨花的厌弃和鄙薄。

在很多人印象中，杨絮和柳絮属于同类，所以不加区分。其实它们也确实无需区分，形貌、气质都一样。可就是这种不很美丽而且轻浮的事物，为何频频出现在古人笔下？我以为，人们对杨柳花开的厌恶与喜欢各占一半。不然为何把杨絮和柳絮叫做“花”？被人比作花的事物，往往都带着人的喜爱之

情。“小园桃李东风后，却看杨花自在飞。”人们喜爱的，是杨柳花的形态，永远轻盈自在的模样，在春风中忽东忽西，随意洒脱。

还有一个典故，人们把有才华的女子叫做“咏絮才”。说的是东晋谢安召集子侄来咏雪，问：白雪纷纷何所似？有人说像撒盐一样，谢安的侄女谢道韞回答：“未若柳絮因风起。”多么形象灵动的比喻，如果不是出于对柳絮的喜爱，怎会想出这样的精妙之句？因此，后世形容女子有才学为“咏絮才”。

往日已成梦影，旧事已化云烟，杨柳花依旧年年如期而至。对我来说，它们到来的时间是引人关注的关键。杨柳花开，是一场春末夏初的浪漫，是一场季节更替的仪式。当我看到那些轻盈起舞的小白花时，仿佛能够听到天空与大地的耳语：春天要谢幕，夏天在候场！我行走在杨柳花之中，任由它们滑过我的衣服或者落在我的头发上。我并非过敏体质，它们那么小，那么轻，一点也不妨碍不到我，反而觉得它们在进行着神圣的仪式，值得关注。对杨树和柳树来说，它们借助最后的一场春风，把种子投向远方，投向比远方更远的地方。每一个飘飞的白色精灵，都是一个绿色的梦。杨树和柳树的生命力都很强大，它们随处可扎根，遍地可生长。如果没有这最后一场春风的推波助澜，怎会有那么多青葱的树苗破土而出？

杨柳花开，是季节更替的象征，更是生命繁衍的预言。

杨柳花开春归去，一场盛况空前的“飞雪”之后，春天闭幕，夏天就要闪亮登场。



2024年4月23日
星期一
潍坊晚报

值班主任：李金娜

编辑：石风华

美编：王蓓

校对：刘辉